鄭志（兩種）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鄭志

鄭玄撰
鄭小同編
錢東垣校訂
秦鑑附錄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聚珍版叢書汗筠齋叢書及粵雅堂叢書後知不足齋叢書皆收有此書汗筠本據聚珍本加有考訂粵雅後知皆覆汗筠本粵雅本又加校勘故據粵雅排印

鄭志目錄

卷上

童牛之梏
棘下生
禹貢導河
四岳八伯
禹會諸侯于塗山
顧命東房西房二條
甘棠行露
一人作詩
麟趾義
禍
騶虞傳
涇渭
歸妹以須
季夏火星中
殷爵三等
皋陶謨注
金縢
緜則殛死
何詩近於比賦興
王風當在雅
行露
德能正天下之王
豵
楚宮仲梁子

山川能說
平王厲王幽王詩列雅
女有同車序
皇皇者華
自西徂東箋
生民箋
文王積其德二條
風雅頌
婦人歸宗
鴛鴦
野有死麕
旄邱序
清人
伐檀傳箋
魚麗序
氓箋
在位有官職
豳七月在風
常棣箋
棫樸箋
長發序
國史采詩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
卷耳傳
行露摽梅
雌雉
狄人入衛
稅法
采苓傳
賦詩

車攻傳
大車傳箋
凌人斬冰納冰
絲衣序
五侯九伯
禮器引詩
卷中
周官三公
天子巡守禮制
族師職四閭八閭
載師職罰之輕重
閭師職九賦
鼓人職注
大宗伯職注
篆人注
衞武公用殷禮
諸侯入爲卿大夫
王食
召誥營洛
坊記引燕燕詩序
腊人
司服王后六服
載師注
載師夫家
調人職稱父之讎
簫師注
太卜職注
占夢注二條

周朝而遂葬
巾車建大麾以田
職方氏周所服國
大司馬愷樂
司弓矢注
周禮注土社
周禮六祈
禮運注
左傳飲桓公酒
西陸朝覿
已孤不爲父作謚
王制
諸侯五年再相朝
齊祭異冠
大夫廟數
巾車建大白以卽戎
校人職馬數
大行人孤執皮帛二條
稾氏量稅
郊特牲社
祭五嶽山川
咫
坊記注澄爲清酒
居喪閭數
鄭伯男
禮記注書說
爵尊國小爵卑國大
喪三年不祭
明堂注
舉于旌首

天子廟制如明堂　鉅鹿
卷下
周無放臣　楚
反祔有主　吾從周
越紼行事　父卒爲祖後者服三條
女子歸宗　慈母嫁服
繼母黨服　主喪者不除
嫁母服　禘祫
妾子爲母服　出母服
祥禫　未葬補醢奠殯
大斂奠堂　師哭廟門外
國有大哉　吳岳
覲亦云朝　四時迎氣四郊
饗次糝　鷄彝鳥彝
韎韋之附注　治兵王自出

刑書
祖
王執鎮圭
命民社
三狄
祀后稷
鷹學習
天子五官
高禖
士無臣
君弔
乳母服
爲人後
久喪不除
母諱
公乃二王後
天子卿賜地
脯非食穀
元衣
春日合祭
螳蜋
竄三苗
囹圄
公館
郊特牲注言蓋
庶母慈己
帷殯避嫌
改葬之服
虞祔二條
大功小功不諱

君在稱子
君父服除而成婚
往哭側室
葬母朝廟
喪服四制言不文
鄭所注目錄

鄭志卷上

漢　鄭康成譔　孫小周編

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元吉。注。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梏以就足。是施梏。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梏別否。

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按。禮記月令正義。冷剛問牛四足何以稱梏。鄭答云。牛二正義。牛無手。惟以足言之。與此詞稍異。而意並同。

易。歸妹以須。注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

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爲名。按。詩。桑扈君子樂胥。鄭箋云。胥有才智也。楚詞曰。女嬃之嬋媛。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漢書高后紀。過其姑呂嬃。師古曰。高后妹。是姊妹皆可稱嬃。引易注及答冷剛云云證之。其文與此同。女須、離騷作女嬃。王逸注云。屈原姊。與此有異。〇錢繹按。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〇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人。按。水經淄水注引此。作何時人。〇錢東垣按。逸、北海人。官尚書右丞。見鄭康成別傳。

答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釋按。史記叔孫通傳。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踵齊稷下之風流也。稷、棘古字通。漢書功臣表有棘邱侯襄。族兄坫曰。即稷邱。列仙傳有太山道士稷邱君。

孫皓（原注。作顥。）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爲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

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按。禮記月令正義載鄭答孫顧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與此義同而詞異。詩七月流火正義。引吳志孫皓與鄭問答之詞。悉與此同。王應麟謂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爲吳志。詳見困學紀聞。足證宋本詩疏已訛。由不知鄭志者妄改。附識於此。

趙商問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兗州。安得有九。至于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爲九也。錢侗按。商、河內人。見後漢書。

答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又按。此條見爾雅正義。上大陸以北作大陸已北。古字同也。

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

答曰。徼子、實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

堯典注云。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

答曰。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卽牧也。釋按。此條見禮記王制正義。四岳八伯。詩崧高正義、賈公彥周禮疏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陶潛聖賢羣輔錄諸書所載。辭語各異。皆不引鄭志。考伏生尚書大傳。八伯者。伯夷爲陽伯。羲仲之後爲羲伯。棄爲夏伯。羲叔之後爲羲伯。咎繇爲秋伯。和仲之後爲和伯。垂爲冬伯。闕一人焉。

皋陶謨注云。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趙商問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野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

答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舊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

皋陶謨注云。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張逸問云。按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

答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釋按。此條見禮記王制正義。說文。鄫、會稽山。國語韋氏注云

・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然則會山卽會稽山・羣神卽謂諸侯・與鄭意合・

趙商問。金縢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秦鑒按・此條見金縢正義・

顧命東房西房。

答趙商曰。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雝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知此喪禮設衣服之處。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于王城。

又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士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在原注・一作弓・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宣王承亂。原注・斯干詩・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未必如周公之制。按・書顧命正義引鄭志答張逸語・詩斯干正義兼引答趙商語・與此詞句互異・而意指並同・

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祭法。鯀鄣鴻水而殛死。注。謂不能成其功也。

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其罪之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按・禮記祭法正義引此・其罪下無之字・

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詩傳及樂記。武王卽位。乃分周公

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案。趙商。詩甘棠正義引此。作張逸問。鄭箋。專指行露。此誤以爲兼說二詩。詳詩譜正義。詩傳至之時二十四字。原本誤作註文。今據詩正義校正。○東垣按。周南召南譜正義引此。本作趙商。後甘棠正義更作張逸。甘棠正義引此。當文王與紂之時下。有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句。

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

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興。

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按。此條與下二條。並見詩關雎正義。其以比賦興原來不分。疏解此條大意。最爲明曉。

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

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于一人之本身。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

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

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麟。惟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

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是過也。按。詩麟趾正義引此。作不能過也。

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

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東垣按。此條見詩行露正義。

小星傳。禍、禪被也。箋云。禍、牀帳也。○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于君。有常寢。何其碎。東垣按。禪、說文。衣不重也。

答曰。今人名帳爲禍。雖古無名被爲禍。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侗按。此條見小星正義。

張逸問。箋原注。何彼穠矣平王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

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

張逸問。騶虞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

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鑒按。此條見詩騶虞正義。

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

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東垣按。此條見詩騶虞正義引此。自三上有以字。

谷風涇以渭濁。箋云。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張逸問。何言絕去。

答曰衞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釋按・此條見詩谷風正義・詩地理攷引此・作衞在河東・涇在河西・涇不在衞境・作詩宜歌土風・故言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比己志・

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

答曰楚邱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說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及玉海引此・作先師魯人・無說字・

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

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原注・一作古・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案・陸德明釋文全載此條・正義所引・惟至遠其古事而止・○侗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兩引此條・一全載・一無末句・

張逸問氓詩箋云眈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眈何謂也。

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眈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釋按・此條見詩氓正義・

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于彘幽王滅于戲在雅何。

答曰幽厲無道酷虐于民以強暴至于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侗按・此條見詩王城譜正義及詩地理攷・

君子陽陽箋云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

得在房。

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東垣按。此條見詩君子陽陽正義。

張逸問。有女同車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

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于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侗按。此條見詩。有女同車正義。

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

答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于雅分。周公不得專之。釋按。詩地理攷引此。節去亦爲優矣在于雅分周公不得專之句。

張逸問。皇皇者華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

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東垣按。此條見詩皇皇者華正義。

張逸問。常棣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宜爲夏殷末也。

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原註。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原註。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爲二

叔宜爲夏、殷之末・不得爲嘗、禘・鄭答注左氏者・謂鄭、賈之說也・

緜詩自西徂東箋云・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濟言也・○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

答曰・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至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案・詩緜正義及呂祖謙讀詩記引・行至正東句・無至字・

棫樸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趙商問・棫樸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

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乃言軍耳・按・詩棫樸正義引此・問答上又此作又出・乃言上有則字・時遘正義引雜問・志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二語・其大意可參合・而此本未錄載・今附識之・

趙商問・生民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按・詩生民正義及杜佑通典引此・俱作高辛氏世妃・

答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于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釋按・此條見詩生民正義・

序長發大禘也。○趙商問云。按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圜丘之祭。不審云郊何。

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爲圜丘之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按。詩長發正義全載此條。雝正義節引云。禘大祭。天人共之。

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修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也。按。詩譜正義引此。能行其本作得行其本。○繹按。周南召南詩譜正義引此。設以爲法下有是其不實致也句。得。毛本仍作能。

又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東垣按。以上二條。見詩譜正義。

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

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侗按。此條見詩關雎正義。

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詩箋以哀爲衷。以此哀爲義。

答劉炎云。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按。詩關雎正義引此。後字下有說字。

答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按。自其原本

作目其・今據詩葛覃正義校正・

卷耳傳采采事采之也

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茉菅亦然雖說異義則同東垣按・此條見詩卷耳正義・

螽斯不言與

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與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衆篇皆然侗按・此條見詩螽斯正義・

答張逸曰行露以正言也摽有梅以蕃育人民釋按・此條見詩摽有梅正義・

野有死麕無使尨也吠

答張逸云正行昏不得有狗吠按・詩正義載此・昏字下有禮字・

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釋按・此條見詩匏有苦葉正義・

詩序旄邱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

答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釋按・王制正義引此・意同而詞稍異・

答趙商曰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邱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于許夫人之意也東垣按・此條見載馳正義・

清人刺文公詩也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厠于莊公時

答趙商曰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

答張逸曰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敢于民惟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十一故刺之東垣按詩園有桃正義引此十一脫去一字

伐檀傳云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

答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侗按此條見詩伐檀正義

采苓傳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興者喻有似而非

答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釋按此條見詩采苓正義

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

答趙商云于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作原註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于時鄭未爲譜放說不定也後爲此譜則次定爲成王時也

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釋按此條見棠棣正義

車攻傳曰戰不出頃田不出防

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東垣按此條見詩車攻正義

答趙商云衞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

故衛稱殷禮。按・詩賚之初箋正義引此・衛武公居殷墟作衛殷之畿內・

大車傳以菼爲騅。箋以菼爲亂。似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騅。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

答云。騅鳥青非草名。亂亦青。故其青者如騅。

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按・此與前條並見大車正義・而無衣正義亦引此條・○繹按・大車、無衣正義引此・在朝下皆有仕字・

孫皓問。凌人十二月斬冰。卽以其月納之。七月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卽出之。藏之旣晚。出之又早。何。

答曰。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旣晚。出之又早。晚者建寅乃藏。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較遲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今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太簇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按・詩七月正義・周禮凌人正義與冢宰序官正義並節引此條・大畧相同・惟豳土晚寒・序官正義作豳土寒・攷七月毛傳亦有豳土晚寒之文・陸德明釋文云・晚節而氣寒・孔穎達又引鄭志答張逸云・晚溫亦晚寒・則晚字非可節去・其爲傳寫脫落無疑・此本未錄載答張逸原文・幷附識以備攷・

趙商問。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是爲三牲備焉。商按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按・周禮膳夫正義引此・作請聞其說・

答曰。禮記後人所定。原注・作集・一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原注・一

云禮數不同．難以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原注．一云與禮違者多．當以經爲正．按．詩駉鴛正義引此．答嗣節去據時而言四字．

絲衣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東垣按．此條見詩絲衣正義．

趙商問．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召誥于三月之下營洛、不依禮之常時．

答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

僖四年傳云．五侯九伯．

答張逸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按．禮記王制正義引此．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太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爲五侯．四州爲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其大意同而文有異．○東垣按．左傳僖四年正義．但引鄭康成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太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蓋稍變其文．故不言鄭志答張逸云云．

坊記引燕燕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

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儀．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釋按．盧君、盧植也．先師、張恭祖也．○鑒按．坊記正義引此．作答炅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

禮器云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注云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

答靈模云爲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爲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按靈模與前炅模當是一人或後來傳寫者避宋太宗諱不書炅或誤炅爲灵因作靈而未曾畫一遂彼此岐異禮記注疏刊本于坊記正義作炅禮器正義亦作靈似沿誤已久此姑各仍其舊○繹按炅靈古皆有姓廣韻十二霽桂後漢城陽炅有炅橫有四子一守墳墓姓炅一子居徐州姓香一子居幽州姓桂一子居華陽姓炔此四字皆古惠切又通志畧云靈氏子姓宋大夫子靈之後也文公之子公子圉龜字子靈以字爲氏或曰齊靈公之後以字爲氏者左傳更有靈輒○侗按炅模靈模答語文稍異而意悉同皆述禮注詩傳之異孔氏正義因坊記注與詩不同因牽引鄭志辨禮器一條稍變其文而禮器正義又因炅譌爲灵改書作靈非必別有一條也後人綴集是書因析爲二

鄭志卷中

趙商問曰。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

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東垣按。此條見周禮保氏敍官正義。

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膴胖何。

答云。雖鮮亦屬腊人。鑒按。此條見周禮腊人正義。

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犾何。

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晝。是以三誤爲四也。

趙商問。司服。三后之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

答曰。大裘、衮衣、鷩衣、毳衣、絺衣、元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靺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元端褖衣元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搰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鷩翟赤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黄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檀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褖衣黑屨。首服次。以御于王之服。六翟三等。三舄。元、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黄、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舄皆同裳色也。

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寬。不知書禮是錯。未達旨趣。

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按。周禮族師正義引此問答。自族師之義以下。其文悉同。書康誥正義則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周官鄰保以比伍相及。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其文與此本迥異。蓋撮舉大指。不必盡依原文。注疏中類此者不少也。

張逸問載師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

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于三分去一。乃得十三。繹按。周禮載師正義引。一易家二百畝作萊易家二百畝。

趙商問載師職云。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輕重之差。云爲之旨。繹按。周禮載師正義引此　云爲之旨四字在未達罰之之下。

答曰。此法各當罰其事。于當其有故。何以假他地輕重乎。

劉炎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

異如何。

答曰。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九賦中者也。侗按。此條見周禮閭師正義。九賦作凡賦。

劉炎問。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

答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東垣按。此條見周禮閭師正義。

趙商問。調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于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于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豈宜。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惑。少蒙解說。

答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否乎。子之所云。偏於此義。繹按。此條見周禮調人正義。禮記曲禮正義節引答趙商云云。無末二句。

張逸問云罽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稈二米按爾雅秬一稈二米未知二者同異　東垣按・注云云・罽人序官注・

答曰秬卽其皮其稈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按・詩生民正義謂秬、稈古今語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稈爲秬・周禮宗伯序官正義謂秬者卽黑黍之皮・稈、秬是一・秬還是秬・皆引此條而疏解之・

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

答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去不留也按・周禮宗伯序官正義引此條・作于去者謂廢・故曰廢・禮記檀弓正義作于去聲者爲廢・留不去也・其文互異・

大宗伯職注云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卽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爲犂食火土者何

答曰犂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犂兼之亦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犂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也按・周禮大宗伯正義全載此條・其文悉同・詩甫田正義兩引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又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犂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書堯典正義引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犂爲北正・詩檜譜又引云・火當爲北・則犂爲北正・諸所引互異・今附識于此・○繹按・周禮大宗伯正義引此・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下有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

合爲墊食后土句・節去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爲墊・食火土者何句・

趙商問・太卜職注・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嚳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今當從此說以下・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

答曰・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侗按・周禮春官太卜正義兩引此條・一悉同・一故著作且從・

簭人・九簭・八曰巫參・注・參謂筮御與右也・○趙商問・僖十五年・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皆用卜・今此用筮何・且此云筮是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曲禮注引春秋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又尚書龜從筮從・請明所據・

答曰・天子具官・有常人・官非一人・故筮有可使者・諸侯兼官・無常人・故臨時卜之也・按・周禮簭人正義引此條之前・先引鄭答趙商云・若武王遷洛・盤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太卜有卜大遷之事・詩定之方中正義又引鄭答趙商云・此都邑比于國爲小・故筮之・所引不一・此本皆未錄・今附識以備攷・○侗按・周禮春官簭人正義引此・求御作求觀・具官作其聘・兼官作患官・問詞自且此云筮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從卜・曲禮注・引春秋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又尚書龜筮從・請明所據・稍易其文・置答詞下・

張逸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

庚午之日。日始有譎。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前問不了。

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建戌厭庚。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于上爲客。辰下爲主人。故午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卽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幷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卽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故云雖不勝卽復也。言雖不勝者。吳君臣爭宮。秦救復至。不能定楚。是其不勝。不能損吳。是明卽復也。按。周禮占夢正義引此。是明作是其。○東垣按。周禮占夢正義引此。辰在房末作庚末。節去于上爲客句。午爲主人作知爲主人。

又問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

答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于巳。破于亥。陰建于未。破于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鑒按。周禮占夢正義引此。未與丑對作未與日對。誤。

又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日體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

答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故舉言之。

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原注。喪祝注。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

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

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 繹按禮記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春秋傳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行殷制與周制朝而遂葬禮不合故鄭答以末世諸侯云云

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即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即戎爲在何時

答曰白者殷之正色王即戎或命將或勞師不自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于親自將也 繹按周禮巾車正義引此節去白者二字王即戎或命將六字史記周本紀武王至紂之死所王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斬紂頭懸于大白之旗雖親將亦不用大常者時猶未有周禮也

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

答曰麾夏之正色田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 按以上二條竝見周禮巾車及大司馬正義而王制正義載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亦節引此條之文○鑒按周禮巾車正義引此以春夏田無夏字至秋冬出兵之時無至字

趙商問曰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

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大夫食縣。不審所由當能共此馬數。故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以司馬法論之。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之稅以給王。其餘三甸。裁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甚異。何侗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引此。節去天子之卿六句。多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句。相校甚異作相覺甚矣。裁有馬十二匹。周禮校人正義引作纔。詩正義仍作裁。古字同也。

答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非民之賦。畿內百里之國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又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預于天子國馬之數。事條未理。而多紛紜。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周禮校人正義並載此問答。各有節省字句。

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年制禮作樂。朝諸侯于明堂。有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兩禮之事異。未達其數。按。禮記明堂位正義引此。兩禮之事異作禮文事異。未達作不達。○鏡按。周禮職方氏正義引此。兩禮之事異。無兩字。

答曰。職方氏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爾雅雖有與同。皆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按。周禮職方氏正義引此。作或六或五。兩文異。爾雅

惟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校未甚明。故不定。書旅獒正義引鄭答趙商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與此本及明堂位正義所引。竝意同詞異。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衆多。下云。其他眡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

答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耶。反怪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覿也。

商又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卽與小國同。宜應眡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

答曰。三積者卿亦然。非獨孤也。故不在眡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

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于祖。不達異意。

答曰。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以司馬主軍事之功。故獻于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于宗廟之禮。故獻于祖也。按。周禮大司樂、大司馬正義竝引此。各有節省字句。

趙商問。桌氏爲量槩而不稅。廛人職有稅何。

答曰。官量不稅。東垣按。此條見周禮桌氏正義。

趙商問。司弓矢注云。凡矢之制。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按矢人職曰。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田矢謂矰矢。數不相應。不知所裁。

答曰。田矢謂矰矢。此先定。後云此二矢。亦可以田。頃若少疾。此疏初在箋笥之閒。屬錄事得之。謹答。侗按。此條見周禮矢人正義。

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

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玄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鑒按。此條見詩甫田正義。

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曰。當言后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于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

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按。周禮大宗伯正義引鄭答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土官。後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視此條詞省而意同。○東垣按。此條見詩甫田正義。

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

答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按。詩鼓鐘正義引此條之下。又謂爾雅釋天云。祭山曰庪懸。不言埋。張

逸亦引以問・而鄭答曰・爾雅之文雜・不可盡據以難周禮・其說似連及・而此本未錄載・今附識之・○繹按・爾雅祭山曰踐縣・踐卽瘞字之義・南山經・瘞用一璋・西山經・瘞用百瑜・北山經・瘞用一珪・東山經・瘞用一璧・周禮大宗伯注云・祭山林曰埋・史記正義引孔文祥云・宋末・會稽修禹廟・于廟廷山土中得五等圭璧百餘枚・形與周禮同・皆短小・此卽禹會諸侯于會稽・執以禮山神而埋之・以此知祭山必埋玉・而踐之爲瘞也・瘞卽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之貍・

趙商問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敢問禮記祭祀不祈何義也・

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爲言之・主于求福・豈禮之常也・

趙商問・咫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太廣・非其度・

答云・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按・此與本卷第三條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以下之文・及周禮內宰正義、賈人正義所引之文相似・而較覺簡明・又儀禮覲禮・四享皆束帛加璧・注・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云云・其大意亦可互證・

禮運注・周禮五齊・五曰沈齊・澄與沈蓋同物也・按酒正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不同・趙商疑而致問・

答云・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按禮運正義引此・益澄作益沈・周禮酒正正義引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答・今解可去澄字・其文與此稍異・而賈逵謂鄭本于此注時・直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澄字者誤・然則此條所云轉寫益澄字・正與可去澄字之意相發明・未可因益齊、沈齊見于周禮・而易鄭志之益字爲盎字也・○侗按・益澄之澄・毛本仍作澄・

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不淫也。○注以澄爲清酒。田瓊疑而致問。

答云。禮運云。醴酸、醍、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醴也。醍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東垣按。禮記禮運正義引此。各是一物皆不言酒作皆是一物各不言酒。

莊二十二年傳云。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

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鑒按。此條見詩湛露正義。

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反。于禮斷之何就。

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預于數也。

答弟子孫皓問曰。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按。春秋昭四年傳正義引鄭答其弟子孫皓。與此同。益見詩七月正義以鄭志爲吳志之誤。

昭十三年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畿。距王城三百餘里。繹按。春秋昭十三年正義引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與此所引賈說異。

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于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

趙商問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而武王卽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謚爵何也。

答曰。周道之基。隆于二代。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爲人父。豈能盡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追諡矣。按。曲禮正義引此。二代作二王。豈能盡賢脫盡字。則不追諡矣作則不然矣。其文稍異。○東垣按。此條又見通典及王圻謚法通攷。

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

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按。皆謂原本作皆爲。今據禮記檀弓正義校正。○鑒按。毛本仍作爲。

答臨碩曰。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當在其後。按。此見禮記目錄正義。下見王制正義。作答林碩。刊本互異。○繹按。臨或作林。誤。後漢書鄭康成傳、孔融傳皆作臨。說見卷下。

又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

王制注云。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張逸疑而不解。以問。

答曰。設今有五十里之國。于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虢。

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

答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侗按。禮王制正義及玉海引唐虞之禮二句。）

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又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于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爲之。

玉藻注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于己祭。不可通之也。

答曰。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于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

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凰也。不解鳳凰何以爲沙。

答曰。刻畫鳳凰之象于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繹按。詩魯頌犧尊將將。傳云。犧尊有沙飾也。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儀禮大射儀。兩壺獻酒。注。獻讀爲沙。禮記明堂位。周獻豆。注。獻、疏刻之。正義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故爲疏刻之。又郊特牲。汁獻。注。獻讀爲莎。漢書王莽傳。立斗獻

·師古曰·獻音犧·是莎、沙、犧、獻音義皆通·

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云·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

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東垣按·此條見禮記王制正義

王瓚問曰·舉于旌首·當以皮耶·盡之也·

答曰·皆俱舉皮·置于首·不盡·

趙商問曰·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

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繹按·此條見南齊書禮志

答張逸曰·鉅鹿今名廣河澤·侗按·此條見詩般正義·

鄭志卷下

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

答趙商曰。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行。故謂之夷也。

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衞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

答云。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

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某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于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

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于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周。云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爲殷、周事豈一也。按。中庸正義引此。何必純周作何必純用之。

趙商問云。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原注。曾子問。注云。郊社亦然者。按王制云。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何。

答云。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避之。按。此條與前卷答田瓊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條。大意相同。正義謂趙商之意。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謂未啓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郊

壯尊．故避其日．使不相妨．

趙商問．己爲諸侯．又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

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

商又問．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

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

喪服云．女子爲父後者期．謂大夫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

答趙商云．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歸甯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但大功耳．東垣按．此條見禮記檀弓正義．

趙商問曰．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否．

答曰．慈母賤．何得如繼母耶．

趙商問曰．禮．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二也．若母黨先滅亡無親．己所未服．服繼母黨否．

答曰．此所問權也．非禮之正．假令母在．本自都無親．何所服耶．權者由心．

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今言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闕矣。可得除否。明爲改葬緦之例乎。爲久不葬也。

答云。葬者送亡之終。假法後代□□可以難禮乎。

張逸問。舊儒此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于嫁母服。何。

答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

禘祫志云。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閔二年五月。吉禘。閔公之服二十一月。于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太廟。明年禘于羣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釋按。後漢書鄭康成傳。所著有魯禘祫義一書。此禘祫志當卽魯禘祫義也。下同。

答趙商云。于禮少六月者。通禫月言之也。閔公之喪。僖三年乃除。僖二年得除閔公喪而祫者。以是喪祭雖在前喪之內。亦得爲後喪之祭。故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顚。其練祥皆行。是也。

趙商問云。按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按禘祫志稱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

答云。春秋經所譏所善。皆于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是。亦甯有

善之文歟。

答趙商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

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答趙商曰。祥謂大祥二十五月。禫謂二十七月。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哀樂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省踰月所爲也。

答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于殯。又如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至朔日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原註。謝玆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

檀弓注。大斂奠于堂。

答趙商曰。堂當爲室。

答趙商云。師哭諸廟門外。按此條答詞似未全。哭師于廟門外。本禮記奔喪之文。檀弓云。哭諸寢。正義謂是殷禮。若周禮則哭諸廟門外。故鄭答趙商之問。亦以爲然也。

臨碩難曰。凡國有大哉。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哉。哉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樂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

答曰。日食異者也。于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哉害。不害穀物。故哭非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攷異郵曰。集二十四旱志

玄服而雩。緩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亦大哉歌哭之證也。多哉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乎。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難此禮。按。周禮女巫正義引此條。首句作林碩難曰。末句作非所以證此禮。餘語悉同。○繹按。後漢書鄭康成傳。有答臨孝存周禮難一書。孝存卽碩。北海人也。此條係別是一書。輯鄭志者誤錄入之。應刪。前卷答臨碩孟子云云一條無難字。或可存之。然使一例登載。正不止此一條也。

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伯。按自此以下十八條。不著與何人答問。詩崧高正義引此條。而曰雜問之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

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朝。按。周禮大行人正義引此。作鄭答志。

四時迎氣于四郊。祭帝還于明堂亦如之。按。詩我將正義引此。作雜問志。

內則饌次糝。周禮醢次糝。又醢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饌無醢。周禮有醢無饌。明醢饌一也。按。此條見周禮醢人正義。作雜問志。

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罍尊不言數者。祫祭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東垣按。此條見周禮司尊彝。正義作鄭志。

韎韋之跗注。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按。此條見周禮司服正義。作雜問志。又見儀禮聘禮正義。

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司馬職王建大常足相參正按周禮巾車正義引此作雜問志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按周禮司刑正義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作者下引鄭志與此文同

此公乃二王後按周禮掌客正義上公饔餼百二十甕下引鄭志此一語

祖爲祭道神按儀禮聘禮記出祖釋載祭酒脯正義引鄭志此一語

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按儀禮喪服傳正義是天子公卿大夫有采地者也下引鄭志此條

王執鎮圭以朝日祭天地宗廟亦執之按禮記曲禮正義謂典瑞云王執鎮圭以朝日又鄭志云祭天地宗廟亦執之是朝日既執鎮圭夕月亦當然也

脯非食殺按禮記內則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正義引鄭志此一語

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

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

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展衣褖衣首服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若燕居之時則亦褖纚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爲

裏按・禮記玉藻正義引鄭注・內司服條後・又引鄭志此條・○東垣按・緁與搖通・紛、古髻字・說文・髻在頭後・士冠禮注・古文紛爲結・

春日其禘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太皞食焉句芒祭之于庭祭五帝于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于明堂漢以正禮散亡戴禮文殘缺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則以季秋按・禮記祭法正義全載此條・詩我將正義節引後二句・並作雜問志・

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還于明堂以文王配按・南齊書禮志・永明二年・蔡仲熊議郊與明堂宜異日・據前條・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則以季秋二語・證此條非出鄭意・蓋爲志者失焉・

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貉螳蜋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螳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瞶齊濟以東謂之馬敖然名其子則同云螵蛸是以注云螳蜋螵蛸母也按・此條似未全・僅作王瓚問・必有脫誤・藝文類聚所載亦同・今無從校補・○繹按・禮記月令正義、爾雅釋蟲正義並引作方言云云・與此畧同・惟沛、魯訛作潭、魯・齊、濟訛作齊、祀・馬敖訛作馬穀・考方言無此數語・月令正義所引・當卽鄭志・不知者以意改爲方言・而爾雅正義又襲其誤也・

焦氏問曰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鷹學習乎

張逸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眞鷹可習矣按・自此以下二十三條・竝鄭門弟子互相問答語・引入禮經正義・有只書某答某問者・不盡標鄭志・

堯典。鳥獸三苗于三危。在西裔。檀弓注。舜征有苗。乃死于蒼梧。張逸答焦氏閻。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是今爲郡名也。東垣按。蒼梧郡。元鼎六年開。

曲禮云。天子五官。注。此殷時制也。○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幷此太宰。卽爲六官也。鑒按。此條見禮記曲禮正義。

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侗按。此條見禮記月令正義。不標鄭志。

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禖。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以爲古者必以高禖爲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高禖之祀。非以生契後立之也。按。以上見太平御覽。標作鄭記。○繹按。隋書經籍志。鄭志、鄭記各自爲書。孝經正義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　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證門徒。各述所言。更爲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史通說亦同。然則諸書所引標作鄭記者　不可濫入。應刪。或附錄于後

焦喬答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于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于上帝

也娀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按月令仲春以太牢祠于高禖注。正義引鄭志焦荅王權云。與此字句悉同。太平御覽所載。必自有作自必有。然其禮祀作然其所禮。

曾子問。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注。公館若今縣官舍。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鮑遺問曰。注此云君所命使舍己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

張逸荅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

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

氾閣荅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齊。百官皆足。抑謂此也。

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百子男皆三十。○崇劉問云。引大戴禮也。何以言蓋。

氾閣荅曰。言蓋無別意。猶如禮運云。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亦無別意。

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于門外。又拜送于門外。大夫弔。不迎于門外。今時縣令長弔主人。待之。當依國君來弔禮歟。依大夫來弔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可捨耶。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

田瓊荅曰。今之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國君。丞尉宜依大夫。君于禮但見去杖

哉杖。其餘不見也。今于君弔。以首絰貫臂。遣人則不釋之而已。

陳鍒原注：一作鏗。問氾閣云。爲庶母慈己。鄭注引內則國君之子有子師慈母保母。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此之謂也。內則人君養子之法。禮人若有庶母無服。何人爲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耳。

氾閣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

劉德問田瓊曰。乳母總。注云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今時婢生口使爲乳母。得無甚賤不應服也。

瓊答曰。婢生口。故不服也。

張逸答陳鏗原注：一作鍒。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

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

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于宗家。復以其庶子還承其父。

陳鍒原注：一作鏗。問趙商曰。親見尸柩。不可吉服。既虞可除。何爲乎三月。

商答曰。改葬總三月。一時無他變易。今既總。無因便除。故待三月除。以順總之數。

桓翊問氾閣云。久喪不除者。爲當衆子盡然邪。故質焉耳。

答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閻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所駁異義之事不孝莫大于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閻覆云無庶子當何以又曰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閻覆又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不除耳

劉德議問曰原注·議字疑衍·按杜佑通典引此亦作議問·似非衍文·喪服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立幼而爲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爲虞祔否

田瓊答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附于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日不常祭之耳

又問朋友無所歸于我殯若此者迎彼還己館皆停柩于何所

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于己館而殯之者殯之而不于西階也

陳鏗原注·一作鏘·問曰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

田瓊答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避者狹耳

曲禮大功小功不諱○陳鏗問曰亦爲父乎自己親乎

田瓊答曰雜記云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謂諱齊衰親也然則大功小功

不諱矣。

焦氏問曰。按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

張逸答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

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

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踊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

劉德問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婚否。

田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君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婚。違禮適權也。

陳鑠原注：一作鑰。問喪服四制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引孝經說云。言不文者。指士民也。按坊記云。高宗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上句云。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大夫士也。孝經說云。言不文。指士民也。義似不同。引之何明。

趙商答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于臣下。須言而辨。爲可謂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孝經云士民。注引之者。欲徵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

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服其服而

往雖緦必往亦當服否

瓚答曰檀弓言往哭不言輕重通三年當往也雜記斬衰言功衰乃服其服而往則齊衰亦于功衰乃服其服也哭他室者爲外兄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按杜佑通典引此條標作鄭記

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侯大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周禮許愼異義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等書按此條見孝經序注正義謂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如是以爲未注孝經之證非答問語當是傳寫者附錄于後○侗按難周禮應從後漢書本傳作周禮難釋廢疾本傳及各史經籍藝文志釋皆作起史通引此條大傳作書傳難周禮作難禮許愼上有駁字無釋廢疾三字答甄守然作及答甄子然

附錄

後漢書本傳

門生相與譔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

隋書經籍志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

史通

鄭弟子追論師注及應答。謂之鄭志。

孝經正義

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

舊唐書經籍志

九卷鄭玄撰。

新唐書藝文志

九卷。鄭玄撰。

通志藝文略

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

經義考

鄭小同鄭志。隋志十一卷。唐志九卷。佚。按鄭志載于正義及通典者。大抵張逸、趙商、冷剛、田瓊、炅模問而康成答之。又有焦喬、王權、鮑遺、陳鑠、崇精弟子互相問答之辭。

四庫全書提要

按隋書經籍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譔。鄭記六卷。鄭玄弟子譔。後漢書鄭玄本傳。則稱門生相與譔玄答弟子。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劉知幾史通亦稱鄭弟子追論師說及應答。謂之鄭志。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答。謂之鄭記。按通典及初學記所引鄭記。均有王瓚答詞。與知幾所云更不問答者不合。考孝經疏引此文。作各述師言。更爲問答。知不字乃爲字之譌。王應麟玉海、朱彝尊經義攷並沿用譌本。殊失訂正。又通典所引鄭志。皆玄與門人問答之詞。所引鄭記。皆其門人互相問答之詞。知志之與記。其別在此。曲禮正義引鄭志。有崇精之問。焦氏之答。月令正義引鄭志。有王權之問。焦喬之答。焦氏之問。張逸之答。疑本鄭記之文。校刊者惟據史通更不問答之說。改爲鄭志也。其說不同。然范蔚宗去漢未遠。其說當必有徵。隋志根據七錄。亦阮孝緒等所考定。非唐、宋諸志動輒疎舛者比。斷無移甲入乙之事。疑追錄者諸弟子編次。成帙者則小同。後漢書原其始。隋書要其終。觀八篇分爲十一卷。知非諸弟子之舊本也。新、舊唐書載鄭記六卷。尚與隋志相同。而此書則作九卷。已佚二卷。至崇文總目始不著錄。則全佚於北宋初矣。此本三卷。莫考其出自誰氏。觀書中禮運註澄酒一條答趙商之問者。前後兩見。而詳略小異。又陳鑠之名。前後兩見。而後一條註一作鏗。知爲好鄭氏之學者。惜其散佚。於諸經正義。裒輯而成。然如所載弼成五服答趙商問一條。不

稱益稷而稱皋陶謨。則正合孔疏所云鄭氏之本。又卷首冷剛問大畜童牛之牿一條。今周易正義中不見。而周禮正義引之。較此少冷剛問云以下六十餘字。周禮正義引答孫皓問一條。較此少夏二月仲夏。太簇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五句。其皋陶謨註。與經典釋文及正義所引亦互有詳略。而堯典註一條。乃不載正義中。則亦博採諸書。有今日所不盡見者。非僅剽剟正義。又玉海十八卷引定之方中詩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此本先師之下。多一云字。方知先師非指仲梁子。如此之類。亦較他書所載爲長。足證爲舊人所輯。非近時所新編也。閒有蒐採未盡者。諸經正義及魏書禮志、南齊書禮志、續漢書郡國志註、藝文類聚諸書所引。尚有三十六條。又鄭記一書。亦久散佚。今可以考見者。尚有初學記、通典、太平御覽所引三條。併附錄之。以存鄭學之梗概。併以見漢代經師專門授受。師弟子反覆研求。而後筆之爲傳註。其詳且愼至於如此。昔朱子與胡紘爭甯宗持禫之禮。反覆辨難。終無據以折之。後讀禮記喪服小記疏所引鄭志一條。方得明白證驗。因自書於本議之後。記其始末。有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語。是朱子議禮。未嘗不折服於玄矣。後之臆斷談經。而動輒排斥鄭學者。亦多見其不知量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鄭志三卷。魏小同撰。小同、鄭玄之孫也。玄沒之後。門人述其問答爲八篇。小同編次爲十一卷。原本久佚。此亦好古者從諸書輯綴。以存鄭學之崖略者也。

二十二史考異後漢書

鄭玄傳。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按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於此傳不合。考孝經干義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證門徒。各述所言。更爲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是鄭志出於諸弟子明矣。鄭氏門人。見於鄭志與鄭記者。有趙商、張逸、劉炎、炅模、田瓊、孫皓、冷剛、任厥、氾閎、一作閤陳鏗、焦氏、崇精、鮑遺、王權、崇劻、焦喬疑即焦氏等。傳惟載河內趙商一人。餘人爵里不可考。

補續漢書藝文志秦鑒按・錢儀吉大昭撰・尚未刊行・

鄭志八篇。門生相與撰鄭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

嘉定秦鑒照若甫錄

鄭志一書。范蔚宗謂鄭氏門人所集。隋志等書。謂其孫小同所編。近人或調停其閒。以爲追錄之者諸弟子。編次成帙者小同。理固有之。今本不知誰何所集。四庫全書提要言。兩江總督採進。聚珍板刊行。人閒絕少。首題鄭小同編。則仍從隋志等書也。其下卷多鄭氏弟子互相問答語。當是鄭記之文。鄭志既非全書。則仿論語問交等章之例。一概編之。似亦無所不可耳。古人生徒既多。來學者不能俱親受業。每以入室弟子轉授之。親受業者爲弟子。轉授者爲門人。如鄭君本傳云。玄師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人。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考鄭君客耕東萊時。門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受何進辟時。弟子自遠方至者又數千。鄭君安能一一面授之。諒亦如受學季常之故事可知矣。東垣以爲張逸、焦喬、氾閣、田瓊、趙商五人。弟子也。故答而不問。（此專指下鄭記數條言。）崇精、崇翺、王權、鮑遺、陳鑠、劉德六人。門人也。故問而不答。又鄭志當是鄭君晚年定論。何以知之。本傳言趙商等自遠方來就學。在何進辟召之後。時年六十。茲則商所問者。十居其四。是在六十歲以後也。又諸弟子所問。引易注者二。是在易注已成之後也。引書贊者一。書注者四。是在書贊、書注已成之後也。引詩箋者十二。是在詩箋已成之後也。引周禮注者十七。禮記注者七。儀禮注者一。是在三禮注已成之後也。引論語注者一。禘祫志者一。駁五經異義者三。是在論語注、禘祫志、駁異義已成之後也。答劉炎問關雎。則云論語注人閒行已久。答靈模問匡革其猷。則辨詩箋與禮注不同之故。可知晚年定論。尤足模楷百世矣。秦君照若刊叢書。屬予勘訂。因偕弟繹、侗取諸經正義及唐、宋說部類書所引。詳細校對。聚珍板舊有按語。悉仍其舊。新加按語。特

標名以別之。不敢雜也。但几塵風葉。昔人已喻之矣。洪儒碩學。匡其不逮。幸甚。嘉慶三年六月十三日。錢東垣既勤氏識於得自怡齋。

鄭志一書。北宋已佚。故崇文總目不載。茲本不知何人所輯。今取而訂之。知其中往往羼入他書。如鄭記數條。考隋志。鄭志魏鄭小同譔。鄭記。鄭玄弟子譔。孝經正義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證門徒。各述所言。更爲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史通所說略同。惟更爲問答訛作更不問答。新、舊唐志。三書並載。考諸經正義及水經注、南齊書禮志、初學記、太平御覽、藝文類聚、通典、玉海、小學紺珠、王圻謏法通攷諸書。所引作鄭志者。皆康成與門人問答之詞。初學記、太平御覽、通典所引作鄭記者。皆門人互相問答之詞。獨禮記正義所引。閒有諸弟子互相問答之詞。亦引作鄭志者。疑無識之徒。襲劉知幾更不問答之說。遂改鄭記爲鄭志。猶詩七月正義改鄭志爲吳志。禮記月令正義改鄭志爲方言耳。又有答臨碩難一條。考後漢書本傳。有答臨孝存周禮難。孝存卽碩。北海人也。是二者皆各自爲書。與此無涉。原可就刪。但鄭記卽係北海弟子互相問答。反覆辨難。以合于司農之學。答臨碩周禮難。亦卽司農與弟子問難之書。則于鄭志體例。不甚相懸。是散佚已久。偶有僅存。附錄之。均足以存鄭學之梗概。特當標出注明耳。秦君照若擬刊叢書。屬予覈弟勘訂。偶有考證。特標名附注各條之下。嘉慶三年六月十有六日。以成錢繹書。

右鄭志三卷。魏鄭小同撰。國朝錢東垣等勘訂。案。小同、康成孫。原書久佚。此三卷不知何人所輯。四庫提要已著錄。經東垣昆仲勘訂。復加考證焉。而汗筠齋秦氏刻入叢書者也。考孝經正義。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證門徒。各述所言。更爲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而亡友侯君謨孝廉補後漢書藝文志。則稱鄭記六卷。鄭康成弟子撰。補三國藝文志。則稱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是書附錄各條。及東垣昆仲兩跋。考訂已詳。而下卷於弟子互相辨難。及答臨孝存周禮難各條。並附存焉。崇鄭學也。淵如先生孫祠書目內編著錄至三本之多。亦稱魏小同撰。一。孔廣林集本。一。武億校本補遺一卷。其一錢東垣集本附錄一卷。卽此册也。至舊唐書元行冲傳所作釋疑。稱黨錮獄起。師門道喪。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業。志存探究。靡所咨謀。而猶緝述忘疲。聞義能徙。其於鄭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窺覽。詆毀鄭學。謬悠之談。不值一哂已。宋代理學鉅儒。如考亭等。無此說也。東垣、字既勤。嘉定人。弟繹、字以成。侗、字侗人。可廬徵君子。竹汀先生猶子也。翁覃溪復初齋文集有錢東垣字說、既勤說二首。稱其沈博而知要。今之學人所罕見也。亦可謂克荷門基宗風勿替者矣。咸豐癸丑暮春之初。南海伍崇曜謹跋。

鄭志

鄭玄撰
鄭小同編
王復輯
武億校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問經堂叢書及古經解彙
函皆收有此書古經覆刻
問經本故據問經本排印

鄭志卷上

漢　鄭康成撰　魏　鄭小同編　清　秀水王　復輯　偃師武　億校

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元吉。注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梏于足。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案。周禮大司寇疏引。又內竪疏引此。作牛在手曰梏。牛無手。以前足當之。〔原案〕禮記月令正義。冷剛問。牛四足何以稱梏。鄭答云。牛無手。前足施梏也。周禮大司寇正義。牛無手。惟以足言之。與此詞稍異。而意並同。〕

易歸妹以須。注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爲名。〔案。詩小雅桑扈正義引。〔原案〕詩桑扈君子樂胥。鄭箋。胥有才智之名。孔穎達謂胥須古今字。引易注及答冷剛云云。證之。其文與此同。女須、離騷作女嬃。王逸注云。屈原姊。與此有異。○案。說文嬃下注。女字也。楚詞。女嬃之嬋媛。楚人。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水經注引袁山松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縣。蓋並以女須作姊。又周禮太宰疏引鄭氏易注。亦作屈原姊。〕

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張逸問。贊云。〔案。水經引作問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人。〔原案〕水經淄水注引此。作何時人。〕答曰。〔案。水經引作鄭玄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

孫皓〔本註〕一作顥。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爲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

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大也。案：詩豳風七月正義引作吳志云云。（原案）禮記月令正義載鄭答孫顯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與此義同而詞異。詩七月流火正義引吳志孫皓與鄭問答之詞。悉與此同。王應麟謂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爲吳志。詳見困學紀聞。足證宋本詩疏已訛。由不知鄭志者妄改。附識于此。

趙商問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在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于兗州。安得有九。至于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爲九也。答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兗州界。文白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案：詩般正義引趙商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云云。悉與此同。

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曰。案：王制疏引作鄭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宋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案：王制疏引。

堯典注云。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答曰。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卽牧也。案：禮記王制疏引。

皐陶謨注云。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案：禮記王制疏引。○趙商問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

王城關遂郊野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答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舊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案禮記王制疏引作趙商不達鄭旨而問鄭云云惟郊野疏作郊郭四百下疏多一里字答云疏作鄭答之云有舊祿者疏作有田祿者

皐陶謨注云案禮記王制疏引作故註尚書云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張逸問云案王制疏引作是以張逸疑而問鄭按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答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案王制疏引與此同惟末多一者字

趙商問金縢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于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案書金縢正義引作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云云與此同

顧命東房西房○答趙商曰成王崩之案禮記玉藻疏引無之字時在西都文王遷豐案玉藻疏引有一鎬字作靈臺辟雍而已顧命其餘猶諸侯制度案玉藻疏引有焉字故知此案詩斯干正義引缺知此二字喪禮設衣服之處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案玉藻疏引作設衣服有夾有房也與此詞異周公攝政致太平案玉藻疏引無致太平二字制禮作樂乃立明堂于王城○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案玉藻疏引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云周公制于土中云云與此稍異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在〔本註〕一作于案詩斯干正義禮玉藻疏並作於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案詩斯干正義引鄭志答張逸語禮玉藻疏引張逸疑而問鄭鄭答之云云並缺自鎬京宮室至左右房二十一字惟作承先王宮室耳六字又會書顧命正義引鄭答張逸語自成王崩至此數語並合宣王承亂室百堵西南其戶未必作戶不能

如周公之制。（原案）書顧命正義引鄭志答張逸語。詩斯干正義兼引答趙商語。與此詞句互異。而意指竝同。

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祭法。鯀鄣鴻水而殛死。注謂不能成其功也。○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其罪之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按禮祭法正義引。（原按）禮記祭法疏引此其罪下無之字。

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原案）詩甘棠正義引此作張逸問。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原案）鄭箋專指行露。此誤以爲兼說二詩。詳詩譜正義。詩傳及樂記。武王卽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按詩譜正義引無詩傳下二十四字。詩傳至此二十四字。原本誤作註文。今據（原案）詩傳校正。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按詩甘棠正義引鄭志。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云。自詩傳以下。悉與此同。

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按詩關雎序正義引。（原案）此條與下二條。竝見詩關雎正義。其以比賦興原來不分。疏解此條大意。最爲明曉。

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于一人之本身。按詩關雎序正義引。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按詩關雎序正義引。

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

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麟。惟于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是過也。按。詩麟趾序正義引。〔原案〕詩麟趾正義引此作不能過也。

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按。詩行露序正義引。

小星傳。禂、禪被也。箋云。禂、牀帳也。〇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于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爲禂。雖古無名被爲禂。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按。詩小星正義引。

張逸問。箋〔本註〕何彼禮矣平王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按。詩何彼穠矣正義引。

張逸問。騶虞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案。詩騶虞正義引。

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按。詩騶虞正義引。惟自三以上句作以自三以上。又爾雅釋獸疏引。無自三以上及末八字。

谷風。涇以渭濁。箋云。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〇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衞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按。詩谷風正義引。

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邱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說魯人。〔原案〕詩定之

方中正義及玉海引此作先師鲁人。無說字。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及王應麟玉海所引。並如原按。

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一作古事也。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引。惟正義作或云說者說其形勢。或曰述者述其古事。較此省也字。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原按〕陸德明釋文全載此條。正義所引。惟至述其古事而止。〔本註〕

張逸問。氓詩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按。詩氓正義引。

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于彘。幽王滅于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于民。以強暴至于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按。詩王城譜正義引。

君子陽陽箋云。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按。詩君子陽陽正義引禮記玉藻疏節引路寢房中句。可用男子作所用男子。

張逸問。有女同車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于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按。詩有女同車序正義引。

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于雅前。在于雅分。周公不得專之。按。詩豳譜正義引。

張逸問。皇皇者華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言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按。詩皇皇者華正義引。）

張逸問。常棣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卽二叔宜爲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本註）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本註）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爲二叔宜爲夏、殷之末。不得爲管、蔡。鄭答註左氏者。謂鄭、賈之說也。○按。詩常棣序正義引。

緜詩自西徂東箋云。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答曰。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至正東。乃得周。（原案。詩緜正義及呂祖謙讀詩記引此句無至字。）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按。詩緜正義引。）

棫樸箋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趙商問。棫樸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八多云焉。故著其大數。乃言軍耳。（原案。詩棫樸正義引此問答。又此作又出。乃言上有則字。時遇正義引及時遇正義引雜問志。並如原案。未錄識。今識之。○案。詩棫樸正義引雜問志。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二語。其大意可參合。而此本

趙商問。生民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妃。（原案。）詩生民正義及杜佑通典引此。俱作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卽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

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于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按：詩大雅生民正義引。）序。長發。大禘也。○趙商問云。按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圜丘之祭。不審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爲圜丘之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原案）詩長發正義全載此條。雖正義節引云。禘大祭。天人共之。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修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原案）詩譜正義引此作得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也。○又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按：詩周南召南譜正義引同。惟又云作鄭答張逸云。餘如原按。）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按：詩關雎序正義引。）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詩箋以哀爲衷。此以哀爲義。（按：詩關雎序正義引詩箋二句。作此以哀爲衷。彼仍以哀爲義者。句稍異。○答劉禁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原按）詩關雎正義引此。後字下有說字。）答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案：詩葛覃正義引（原案）自原本作目其。今據詩葛覃正義校正。）卷耳傳。采采、事采之也。○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

則同。（按詩卷耳正義引。）

螽斯不言興。○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按詩螽斯正義引。）

答張逸曰。行露。以正言也。摽有梅。以蕃育人民。（按詩摽有梅序正義引。）

野有死麕。無使尨也吠。○答張逸云。正行昏。不得有狗吠。（〔原案〕詩正義載此昏字下有禮字。）

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按詩匏有苦葉正義引。）

詩序。旄邱。責衞伯也。○衞是侯爵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答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按禮記王制正義節引。少實當用伯一句。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按詩旄邱正義引答詞同。）

答趙商曰。狄人入衞。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邱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于許夫人之意也。（按詩載馳正義引。）

清人。刺文公詩也。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廁于莊公時。○答趙商曰。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按詩譜序正義引答趙商作鄭答張逸。其義作存義。又鄭譜正義引答趙商語。第字上無次字。）

答張逸曰。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于民。惟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十一。故刺之。（按詩園有桃正義引。）

伐檀傳云。熟食曰飧。簋云。飧饔。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按詩伐檀正義引。）

采苓傳。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興者。喻事有似而非。〇答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按詩采苓正義引。）

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〇答趙商云。于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作。（〔本註〕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于時鄭未爲譜。故說不定也。後爲此譜。則次定爲成王時也。〇按詩小大雅譜正義引。又本註亦卽引正義語。）

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按詩常棣正義引。）

車攻傳曰。戰不出頃。田不出防。〇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場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按詩車攻正義引。）

答趙商云。衞武公居殷墟。（〔原按〕詩賓之初筵正義引此作衞殷之畿內。）故用殷禮。若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衞稱殷禮。（案詩賓之初筵正義引無衞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二句。惟作衞殷之畿內。與原案同。又禮記曲禮下正義節引答趙商二句。）

大車傳。以菼爲鵻箋。以菼爲藍。似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鵻。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答云。鵻、鳥青。非草名。藍亦青。故其青者如鵻。（按詩大車正義引。以似易傳作似如易傳。）答云作鄭答曰。

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者。（按詩大車正義及無衣正義引。者字上有仕字。）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原案〕此與前條並見大車正義。而無衣正義亦引此條。）

孫皓問。凌人十二月斬冰。卽以其月納之。七月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卽出之。藏之旣晚。出之又早。

何。答曰。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又早。晚者建寅乃藏。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較遲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今豳上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按。唐禮宰疏引答趙商問。凌人疏引答鄭志。以夏十二月取冰云云至此而止。惟豳土晚寒句。脫去晚字。下接故納冰可用夏正月與。夏二月仲春。太蔟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鳶寢廟。〔原按〕詩七月正義、周禮凌人正義與家宰序官正義並節引此條。大略相同。惟豳土寒。疏七月毛傳亦有豳土晚寒之文。陸德明釋文云。晚節而氣寒。孔穎達又引鄭志答張逸云。晚溫亦晚寒。則晚字非可節去。其爲傳寫脫落無疑。此本未錄。戴答張逸及原文。并附識以無疏。○案。詩七月正義節引鄭答孫皓語。自豳土晚寒句起至末並同。又周禮凌人正義及冢宰序官正義並節引此條。亦略相同。惟詩七月正義引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與原案所引稍異。餘並同。

趙商問。按。禮記玉藻疏作趙商問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按。周禮膳夫疏引無物皆有俎四字。是爲三牲備焉。按。玉藻疏作有三牲備。商按。玉藻、大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原按〕周禮膳夫正義引此作請聞其說。答曰。禮記後人所定。〔本註〕一作集。○按。膳夫疏玉藻疏並作集。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本註〕一云。禮數不同。難以據也。按。膳夫疏引同本註。〔原案〕詩鴛鴦正義玉藻疏作故鄭據王制之法。無難也二字。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與禮違者多。當以經爲正。〔原案〕詩鴛鴦正義引此答詞。節去據時而言四字。

絲衣序。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按。詩周頌絲衣序正義引。

趙商問。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召誥于三月之下營洛。不依禮之常時。答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則由欲觀民之意。故不依常時也。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引。

僖四年傳云。五侯九伯。○答張逸云。按。詩旄邱序正義引此。作張逸受春秋異讀。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

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征按。旄邱序正義引〔原案〕閣本引征作王。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按。詩旄邱序正義引禮記王制正義引此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太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爲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其大意同而文有異。○按。原按所引王制正義。與今本同。惟爲王官今本作爲五官。

坊記引燕燕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按。詩燕燕正義引。又南陔等篇序正義引答炅模云亦同。惟盧君下多一君字。後得毛傳乃改之。其詞稍異。且然作當然。禮記坊記正義節引鄭志答曰。炅模云。注記時。執就盧

禮器云。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注云。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已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答靈模云。爲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爲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案。禮記禮器疏引〔原案〕靈模與前炅模當是一人。或後來傳寫者避宋太宗諱。不書炅。或誤炅爲靈。因作靈而未曾畫一。遂彼此岐異。禮記注疏刊本。于坊記正義作炅。于禮器正正義亦作靈。似沿訛已久。此姑各仍其舊。

鄭志卷中

趙商問曰。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按周禮大司徒序官保氏疏引。

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臕胖。何答云。雖鮮。亦屬腊人。按周禮腊人疏引。

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貙。何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太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按周禮內宰疏引。又質人疏引鄭答志咫八寸。四當爲三。三咫謂二尺四寸也。與此詞稍異。而意可互證。

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衮衣、鷩衣、毳衣、絺衣、玄衣。此六服。皆繡衮赤烏。韋弁衣以鮫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烏。冠弁服黑衣裳而黑烏。冠弁玄端祎衣玄烏。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鷩冀赤烏。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禫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緣衣黑屨。首服次。以御于王之服。六冀三等。三烏玄、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烏皆同裳色也。按周禮屨人疏引。惟御于王之服下多后服二字。又追師疏引鄭答志云。展首服飄。王制疏節引鄭志作又以韋弁爲素。飄字句並可互證。

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義。隣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寬。不知書禮是錯。未達旨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原案）周禮族師正義引此問答。自族師之義以下。其文悉同。書康誥正義則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及。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其文與此本逾異。蓋撮舉大指。不必盡依原文。注疏中類此者不少也。○按。周禮大司寇疏全引此條。惟族師之義作族師之職。其餘悉同。

張逸問。載師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于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按。周禮載師疏引。）

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輕重之差。云爲之旨。答曰。此法各當其事。宜當其有故。何以假地輕重乎。（按。周禮載師疏引。）

劉炎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答曰。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九賦中者也。（按。周禮閭師疏引。）

劉炎　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

貢未之能審也。答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算。故言耳。按周禮閭師疏引。

趙商問。謂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于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于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豈宜。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惑。少蒙解說。答曰。讎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否乎。子之所云。偏于此義。按周禮調人疏引。又禮記曲禮疏節引答詞。亦與此合。

張逸問云。鄙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稈二米。按爾雅。秬一稈二米。未知二者同異。答曰。秬即其皮。其稈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按周禮宗伯序官鄙人疏引。爾雅釋草疏引。少更無異稱也句。（原案）周禮宗伯序官正義謂秬者即黍之皮。稈、詩生民正義謂秬、稈古今語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稈謂秬。周禮宗伯序官正義引此條。作于去者爲廢。故曰廢。秬是一。秬還是秬。皆引此條而疏解之。

張逸問。簭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答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去不留也。（原案）周禮宗伯序官正義引此條。作于去者爲廢。故曰廢。禮記檀弓正義作于去聲者爲廢。謂廢留不去也。其文互異。

大宗伯職注云。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即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爲黎。食火土者何。答曰。黎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

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也、〔原按〕周禮大宗伯正義全載此條、其文悉同、詩甫田正義兩引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又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書堯典正義引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詩檜諸又引云、火當爲北、則黎爲北正、諸所引互異、今附識于此、

趙商問、太卜職注、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嚳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今當從此說以下、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答曰、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按、周禮太卜疏兩引此條、一則全引問答語、一則節引答詞、改之無據下作且從子春近師皆以爲夏、殷也、字句稍異、

簭人、九簭、八曰巫參、注、參謂筮御與右也、○趙商問、僖十五年、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皆用卜、今此用筮、何、且此云筮是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曲禮注引春秋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又尚書龜從筮從、請明所據、答曰、天子具官、有常人、官非一人、故筮有可使者、諸侯兼官無常人、故臨時卜之也、〔原案〕周禮簭人正義引此條之前、先引鄭答趙商云、若武王遷洛、盤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太卜有卜大遷之事、詩定之方中正義又引鄭答趙商云、此都邑比于國之小、故筮之、所引不一、此本皆未錄載、今附識以備考、

張逸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前問不了、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建戌曆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千上爲客、辰下爲主人、故午爲

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卽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幷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卽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故云雖不勝卽復也。言雖不勝者。吳君臣爭宮。秦救復至。不能定楚。是其不勝。不能損吳。是明卽復也。〔原按〕周禮占夢正義引此。是明作是其。問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答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于巳。破于亥。陰建于未。破于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日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日體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答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故舉言之。按周禮占夢疏前後分引此條。詞句悉同。

趙商問。周朝而遂葬。〔本注〕喪祝注。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按周禮喪祝疏引。

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卽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卽戎。爲在何時。答曰。白者殷之正色。王卽戎。或命將。或勞師。不自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于親自將也。按周禮巾車疏引此問答語。於答曰下作殷之正色者。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云云。餘悉同。又大司馬疏引趙商問云云。亦與此合。

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

何。答曰。麋、夏之正色。田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原按〕以上二條。並見周禮巾車及大司馬正義。而王制正義載鄭答趙商曰。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亦節引此條之文。○按。周禮巾車疏及大司馬疏。並全引此條。而大司馬疏少引今又云建大麾以田八字。

趙商問曰。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大夫食縣。不審所由。當能共此馬數。故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以司馬法論之。一甸之田。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之稅。以給王。其餘三甸。裁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甚異。何。答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非民之賦。幾內百里之國。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又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預于天子國馬之數。事條未理。而多紛紜。〔原按〕詩定之方中正義全載此條。惟于商按以下作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下即接以司馬法論之云云。于非民之賦下節去至欲何以難數句。又末節去事條未理句。其餘互有異同。

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年。制禮作樂。朝諸侯于明堂。有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兩禮之事異。未達其數。〔原按〕禮記明堂位正義引此。兩禮之事異。作禮文事異。未達作不達。答曰。職方氏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

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爾雅雖有與同。皆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原按〕周禮職方氏正義引此作或六或五。兩文異。爾雅雖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校未甚明。故不定。書旅獒正義引鄭答趙商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與此本及明堂位正義所引。並意同詞異。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衆多。下云。其他眡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耶。反怪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覿也。

商又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卽與小國同。宜應眡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卿亦然。非獨孤也。故不在眡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按周禮大行人疏引。

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于祖。不達異意。答曰。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以司馬主軍事之功。故獻于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于宗廟之禮。故獻于祖也。〔原按〕周禮大司樂、大司馬正義並引此。各有節省字句。○按。周禮大司樂疏引。則獻社下作以軍之功故獻于社。其餘同。大司馬疏引。趙商問夏官師有功則獻于社云云。節去數字。于答曰下。卽接司馬主軍事之功云云。又節省數字。大旨悉同。而詞稍異。

趙商問。槀氏爲量槩而不稅。廛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不稅。按周禮槀氏疏引。

趙商問。司弓矢注云。凡矢之制。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按矢人職曰。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田矢謂矰矢。數不相應。不知所裁。答曰。田矢謂矰矢。此先定。後云此二矢。亦可以田。頃若少疾。此疏初在箴笥之間。屬錄事得之。謹答。按周禮矢人疏引。

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玄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按。詩甫田正義全引此文。周禮大宗伯疏節引。答詞稍異。

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曰。當言后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于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原按）周禮大宗伯正義引鄭答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土官。後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視此條詞名而意同。○按。詩甫田正義引田瓊問云云。與此同。

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答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原按）詩皇皇正義引此條之下。又謂爾雅釋天云。祭山曰庪懸。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答曰。爾雅之文雜。不可盡據以難周禮。其說似連及。而此本未錄載。今附識之。○按。詩皇皇正義引張逸問。及原按所引悉同。惟于爾雅之文下作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與原按稍異。

趙商問。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敢問禮記祭祀不祈何義也。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爲言之。主于求福。豈禮之常也。按。禮記禮器疏引。

趙商問。咫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太廣。非其度。答曰。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按。儀禮聘禮疏引。（原按）此與本卷第三條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以下之文。及周禮內宰正義。賈人正義所引之文相似。而較覺簡明。又儀禮觀禮四享皆束帛加璧。注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

積畫云云。其大意亦可互證。

禮運注。周禮五齊。五曰沈齊。澄與沈蓋同物也。按酒正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不同。趙商疑而致問。答云。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原按）禮運正義引此。益澄作益沈。周禮酒正正義引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答。今解可去澄字。其文與此稍異。而賈逵謂鄭本于此注時。直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澄字者誤。然則此條所云轉寫益澄字。正與可去澄字之意相發明。未可因益齊、沈齊、見于周禮。而易鄭志之益字爲盎字也。

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不淫也。○注以澄爲清酒。田瓊疑而致問。答云。禮運云。醴酸醍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醴也。醍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按禮記禮運疏引。

莊二十二年傳云。飲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酒也。○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

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反。于禮斷之何就。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預于數也。按春秋公羊傳哀五年疏引。

答弟子孫皓問曰。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原按）春秋昭四年傳正義引鄭答其弟子孫皓。與此同。益見詩七月正義以鄭志爲吳志之誤。

昭十三年傳云。鄭伯男也。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畿。距王城三百餘里。○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

乃謂子男也。先鄭之于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按。詩譜正義引。

趙商問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而武王卽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謚爵。何也。答曰。周道之基。隆于二代。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爲人父。豈能盡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追謚矣。〔原按〕曲禮正義引此。二代作二王。豈能盡賢脫盡字。則不追謚矣。作則不然。美其文稍異。○按。通典引答曰下作周道之業興于二王之功德由之。王迹初焉云云。其文亦異。

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尙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按。禮記檀弓正義引。〔原按〕皆謂原本作皆爲。今據禮記檀弓正義校正。

答臨碩曰。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當在其後。〔原按〕此見禮記目錄正義。下見王制正義。作答林碩。刊文互異。又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

王制注云。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張逸疑而不解。以問答曰。設今有五十里之國于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虢。按。禮記王制正義引。

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答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

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按禮記王制正義引。

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又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于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禮記王制正義引。

玉藻注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于己祭。不可通之也。答曰。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于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按禮記玉藻正義引。

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凰也。不解鳳凰何以爲沙。答曰。刻畫鳳凰之象于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按禮記明堂正義引。

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云。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按禮記王制正義引。

王瓚問曰。舉于旌首。當以皮耶。盡之也。答曰。皆俱舉皮。置于首。不盡。按徐堅初學記武部注引。

趙商問曰。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按。南齊書禮志引。

答張逸曰。鉅鹿今名廣河澤。按。詩般正義引。

鄭志卷下

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按。春秋左氏傳成十一年疏引。）

答趙商曰。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行。故謂之夷也。（按。詩閟宮正義引於末世行句。正義作末世夷行。餘同。）

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衞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云。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按。通典注引。）

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邱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于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于已。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周。（原按。中庸正義引此作何必純用之。）云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爲殷、周事豈一也。（按。中庸正義引此同。）

趙商問云。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本註。曾子問。）注云。郊社亦然者。按王制云。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何。答云。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避之。（按。禮記曾子問疏引此同。（原案。）此條與前卷答田瓊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條大意相同。正義謂趙商之意。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謂未啓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郊社尊。故避其日。使不相妨。）

趙商問。已爲諸侯。又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商又問。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

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按。儀禮喪服疏引此。又有廢疾作父有廢疾。蓋傳寫者誤。又商又問下疏引多父卒二字。

喪服云。女子爲父後者期。謂大夫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答趙商云。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歸寧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但大功耳。按。禮檀弓正義引。

趙商問曰。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否。答曰。慈母賤。何得如繼母耶。按。通典引。

趙商問曰。禮。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二也。若母黨先滅亡無親。已所未服。服繼母黨否。答曰。此所問權也。非禮之正。假令母在本自都無親。何所服耶。權者由心。按。通典引此同。惟無親下多一無字。

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今言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否。明爲改葬總之例乎。爲久不葬也。答云。葬者送亡之終。假假葬法後代□□可以難禮乎。按。通典引此反缺二字。通典引作巧僞反三字。士作反舊土。所

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于嫁母服。何。答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按。禮記檀弓正義引。

禘祫志云。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閔二年五月吉禘。閔公之服二十一月。于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太廟。明年禘于羣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

八年禘。○答趙商云。于禮少六月者。通禮月言之也。閔公之喪。僖三年乃除。僖二年得除閔公喪而祫者。以是喪祭。雖在前喪之內。亦得爲後喪之祭。故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顚。其練祥皆行。是也。按。禮記干制疏引禘祫志。于五月吉禘下有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絰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祫。既祫又卽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下始接閔公之服云云。疏引較此多六十餘字。餘同。

趙商問云。按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按禘祫志。稱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答云。春秋經所譏所善。皆于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是。亦寧有善之文歟。按。通典引。

答趙商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按。通典引。

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答趙商曰。祥謂大祥二十五月。禫謂二十七月。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哀樂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省踰月所爲也。按。禮記檀弓疏引鄭志曰。既禫徙月而樂作云云。無答趙商至二十七月十八字。

答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于殯。又如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至朔日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本註〕謝玆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按。禮記檀弓正義引。又如作又於。餘同。

檀弓注。大斂奠于堂。○答趙商曰。堂當爲室。按。禮記檀弓正義引。

答趙商云師哭諸廟門外按禮記檀弓疏引〔本按〕此條答詞似未全哭師于廟門外本禮記奔喪之文檀弓云哭諸寢正義謂是殷禮若周禮則哭諸廟門外故鄭答趙商之問亦以爲然也

臨碩難曰凡國有大哉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哉哉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樂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答曰日食異者也于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哉害不害穀物故哭非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攷異郵曰集二十四旱志玄服而雩緩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亦大哉歌哭之證也多哉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乎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難此禮〔原按〕周禮女巫正義引此條首句作林碩難曰末句作非所以譏此禮餘語悉同

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按詩崧高正義引〔原按〕周禮大行人高正義引此條而曰雜問之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

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原按〕周禮大行人正義引此作鄭志答

四時迎氣于四郊祭帝還于明堂亦如之〔原案〕詩我將正義引此作雜問志

內則饋次糝周禮醢次糝又醢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饋無醢周禮有醢無饋明醢饋一也〔原案〕此條見周禮醢人正義作雜問志

一雞蘇盛明水烏蘇盛鬱鬯是以各二尊鬱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

可知也。按周禮司尊彝疏引此條標作鄭志。

韍韋之跗注。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韍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原案〕此條見周禮司服正義。作雜問志。又見儀禮聘禮正義。○按詩六月正義及周禮司服疏。儀禮聘禮疏並載此條。而六月正義引作雜問志云。韍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也。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聘禮疏引作鄭志解此跗注。以付爲福。以注爲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爲衣及裳。與此條詞句互異。

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司馬職。王建大常。足相參正。〔原按〕周禮巾車正義引此。作雜問志。

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原按〕周禮司刑正義。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作者。下引鄭志。與此文同。

此公乃二王後。〔原案〕周禮掌客正義上公鱻陛百二十筵。下引鄭志此一語。

祖爲祭道神。〔原案〕儀禮聘禮記出祖釋軷祭酒脯。正義引鄭志此一語。

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原按〕儀禮喪服傳正義是天子公卿大夫有采地者也。下引鄭志此條。

王執鎮圭以朝日。祭天地宗廟亦執之。〔原按〕禮記曲禮正義謂典瑞云。王執鎮圭以朝日。又鄭志云。際天地宗廟亦執之。是朝日既執鎮圭。則夕月亦當然也。

脯非食殽。〔原案〕禮記內則。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正義引鄭志此一語。

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按禮記郊時牲正義引。

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按周禮司裘疏引聶崇義三禮圖。引鄭志亦與此同。而多但無文彩耳一句。

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

矣。展衣、褖衣首服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若燕居之時。則亦褖纚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裏。（原按）禮記玉藻正義引鄭注內司服條後。又引鄭志此條。

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太皞食焉。句芒祭之于庭。祭五帝于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于明堂。漢以正禮散亡。戴禮文殘缺。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則以季秋。（原案）禮記祭法正義全載此條。詩我將正義節引後二句。並作雜問志。○按。禮記祭法疏引此條。作雜問志。詩我將正義節引。末二句作不審周以何月。于月令則季秋。與此稍異。

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還于明堂以文王配。（原案）南齊書禮志。永明二年。蔡仲熊議郊與明堂宜異日。據前條。未審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則以季秋二語。證此條非出鄭意。蓋爲志者失焉。○按。南齊書禮志。蔡仲熊議鄭志云云。與此條同。原案引郊與明堂宜異日句。今禮志作蔡履所議。

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貉、螳蜋、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螳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肬。齊濟以東。謂之馬敖。然名其子則同云螵蛸。是以注云。螳蜋、螵蛸母也。（原按）此條似未全。僅作王瓚問。必有脫誤。藝文類聚所載亦同。今無從校補。

焦氏問曰。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眞鷹可習矣。（原案）自此以下二十三條。並鄭門弟子互相問答語。引入禮經正義。有只書某答某問者。不盡標鄭志。

堯典。寘三苗于三危。在西裔。檀弓注。舜征有苗。乃死于蒼梧。○張逸答焦氏問云。初寘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是今爲郡名也。（按）禮記檀弓正義引。

曲禮云天子五官注此殷時制也○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八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幷此太宰卽爲六官也按禮記曲禮正義引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按禮記月令正義引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禖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以爲古者必以高禖爲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高禖之祀非以生契後立之也（原按）此上見太平御覽標作鄭記焦喬答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于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于上帝也娀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爲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原按）月令仲春以太牢祠于高禖注正義引鄭志焦喬答王權云與此字句悉同太平御覽所載必自有作自必有然其禮祀作然其所禮○按詩生民正義引鄭記焦喬答云與此條稍異必自有作以自有然其禮祀作然得禮祀吞鳳子作吞鳥有子玫說文鳥見乙字註徐鍇曰玄鳥也此條既曰玄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則詩正義所引爲是此或傳刻者誤

曾子問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注公館若今縣官舍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鮑遺問曰注此云君所命使舍己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按禮記曾子問正義引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汜閣答曰此上下兼說

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齊。百官皆足。抑謂此也。按禮記王制正義引。

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崇劒問云。引大戴禮也。何以言蓋。氾閣答曰。言蓋無別意。猶如禮運云。仲尼之嘆。蓋嘆魯也。亦無別意。按禮記郊特牲正義引。

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于門外。又拜送于門外。大夫弔。不迎于門外。今時縣令長弔主人。待之。當依國君來弔禮歟。依大夫來弔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可捨耶。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田瓊答曰。今之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國君。丞尉宜依大夫。君于禮但見去杖戢杖。其餘不見也。今于君弔以首絰貫臂。遣人則不釋之而已。按通典引後漢劉德問曰云云。與此條合。惟令長弔主人。作令長弔人臣。人臣待之云云。稍異。

陳鑠〔本註一作鏘。〕問氾閣云。爲庶母慈已。鄭注引內則國君之子有子師慈母保母。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已。此之謂也。內則人君養子之法。禮人若有庶母尚無服。何人爲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耳。氾閣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按通典引此作後漢陳鑠問氾閣云云。與此合。惟人若有庶母作人君之庶母。

劉德問田瓊曰。乳母緦。注云。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已。今時婢生口使爲乳母。得無甚賤不應服也。瓊答曰。婢生口故不服也。按通典引。

張逸答陳鑠〔本註一作鏘。〕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按禮記檀弓正義引。

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于宗家。復以其庶子還承其父。按通典引。

陳鑠〔本註〕一作鑠。問趙商曰。親見尸柩。不可吉服。既虞可除。何爲乎三月。商答曰。改葬緦三月。一時無他變易。今既緦。無因便除。故待三月除。以順緦之數。按。通典引此。于商答曰下作經云改葬緦三月而除。一時無他變易云云。與此稍異。桓翼問氾閣云。久喪不除者。爲當衆子盡然耶。故質焉耳。答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閣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所駁異義之事。不孝莫大于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閣覆云。無庶子當何以。又曰。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閣覆又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不除耳。按。通典引此條。首標作後漢桓翼問氾閣云云。而于又曰作又云。閣覆又言作閣又覆言。餘悉同。劉德議問曰。〔本註〕議字疑衍。〔原按〕杜佑通典引此亦作議問。似非衍文。喪服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立幼也。按。通典引此條于喪服小記。句少喪服二字。此謂立幼作此謂主幼。殯之而下加已字。陳鑠〔本註〕一作鑠。問曰。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答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避者狹耳。按。禮記曲禮正義引。曲禮。大功小功不諱。○陳鑠問曰。亦爲父乎。自已親乎。田瓊答曰。雜記云。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謂諱齊衰親也。然則大功小功不諱矣。按。禮記曲禮正義引。

焦氏問曰。按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按禮記曲禮正義引。

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踊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按禮記曾子問正義引。

劉德問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婚否。田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君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嗣也。除而成婚。違禮適權也。按通典引此條無祖字。

陳鏘（本註一作鏗）問。喪服四制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引孝經說云。言不文者。指士民也。按坊記云。高宗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上句云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大夫士也。孝經說云。言不文。指士民也。義似不同。引之何明。趙商答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有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于臣下。須言而辨。爲可謂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孝經云士民。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按通典引作陳鏘問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讙。此則所言也云云。以下悉同。惟于大夫士言公事句。無士字。謂大夫士也。作士人。杜氏避唐諱耳。謂卿大夫也。兩士民俱

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服其服而往。雖總必往。亦當服否。瓚答曰。檀弓言往哭。不言輕重。通三年當往也。雜記。斬衰言功衰乃服。其服而往。則齊衰

亦于功衰乃服其服也。哭他室者。爲外兄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原按〕杜佑通典引此條。標作鄭記。

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侯大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周禮、許慎異義、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等書。按孝經序注引作答臨碩難禮。無周字。〔原按〕此條見孝經序注。正義謂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如是。以爲未注孝經之證。非答問語。當是傳寫者附錄于後。

鄭志補遺

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爲伯甸。言爵爲伯。服在甸。案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內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按詩王城譜正義引。

雜問志云。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爲牧。以二伯爲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者以爲牧。按詩旄邱序正義引。

答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同。皆兩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按詩蓼蕭序正義引。

答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按詩甫田正義引。

臨碩幷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按詩棫樸正義引。

鄭答林碩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爲其大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卽六軍也。按周禮序官司馬疏引與前條文意略同。而字句詳略互異。因幷載之。

答趙商云。九貊卽九夷也。按詩韓奕正義引。

答臨碩曰。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按詩閟宮正義引。

雜問志云。稍縣都鄙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於王也。邦國都無口率之賦。唯有軍賦。革車匹馬十徒而已。按周禮小司徒疏引。

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鄭答。幷之爲聯耳。按族師疏引。

鄭答林碩。爲二萬之大數者。以實言之也。按司馬序官疏。

立必正方。不傾聽。○張逸云。此說其威儀常然。按禮記曲禮上正義引。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張逸云。說其見與行之法也。

負劍辟咡詔之。○張逸云。辟咡詔之。傾頭以告教之也。此長者之爲也。按曲禮上正義引。

則掩口而對。○張逸云。謂令小者如是所習。嚮尊者屏氣也。按曲禮上正義引。

禮不下庶人。○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按曲禮上正義引。

刑不上大夫。○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濛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按曲禮上正義引。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答張逸。謂行而遇之。謂凡民也。按檀弓下正義引。

答趙商云。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按雜記下正義引。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鄭志

（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殷師竹 徐壽齡）

G一四二八上 徐壽